

行百里山路 展磅礴氣勢

何百里翁祖清繪太行魏峨

兩位分別來自香港、上海的四〇後畫家——何百里和翁祖清，去年應江炳強之邀，結伴同行八百里太行山，歸來後創作四十八幅水墨畫，山氣化於紙上，豪情融入畫意，將太行之巍峨秀美展現得淋漓盡致。如今，香港佳士得為他們舉辦「太行印象」展覽，二人以自然為師，各有獨特創意。

大公報記者 李亞青、劉毅



▲今次展覽中，何百里偏愛作品《秋晨》

主辦方供圖

◀翁祖清水墨作品《初曦朦朧中》

主辦方供圖

兩色相融 身臨其境

太行山橫跨北京、河北、山西、河南四個省市，因其宏偉壯美、高峰聳立，一直是藝術家所鍾愛描繪的景象。何百里和翁祖清出席昨日活動開幕禮，表示此行使他們對太行山的認識加深，亦將太行山的氣質與各自的創作個性相融合，筆墨愈發豐盈。

「我們在旅程中交流了很多，創作理念也較一致——作一幅畫，研究的時間往往比作畫的時間長，因創作重在動腦筋。」翁祖清說。何百里於現場介紹畫作《青雲》說：「這幅作品完成於兩個月前，是我此番行程壓軸的創作之一。作品使用橙色和翠綠色兩色相撞相融，並以抽象化的手法、俯視的角度，引領觀者離開實景，投入畫面，形成對太行山的整體感受。」

《天地盡染誰撥朱砂》是翁祖清的得意之作，他表示：「傳統的青綠山水以勾線和填彩

為主要創作方法，後來張大千打破了這種方法，以潑墨形成強烈的視覺感。我在充分研究張大千畫作的基礎之上，從青綠山水出發，結合潑墨繪畫此作品，於潑墨中強調透明感，用透明拉開張大千扎實的一面。」他向記者介紹作品《初曦朦朧中》時說：「畫作中，光線與雲朵交織，呈現似雲似山的效果。其中，既有大寫意的表現方式，亦有遠景、近景明暗相交的抽象畫法。」

虛實結合 師承自然

談及太行與創作之間的關聯，何百里表示：「八百里太行連綿不絕，氣勢磅礴且十分浩瀚，故很難尋找一個構圖重心，所以我選擇從無景至有景的創作視角構圖，採用寫虛，半抽象、半寫實相結合的理念，如作品《霧鎖赤崖》屬寫實創作；《谷口秋霞》則是一幅半抽象作品。」翁祖清亦道：「太

行山粗獷雄邁，要想表達出畫家的真情實感，技法一定要多變，故我選擇寫意技法和濃重的色彩加以表現。」

何百里於創作中最看重「師承自然」，攀爬太行時深以為愈向高處走，愈感到「無嘢可畫」，卻在思索一番之後將目之所見歸於一個「無」字，生出從寫實到抽象的思維轉變，因而在他今次最喜歡的作品《秋晨》中，山川河流的布局盡在創作一念之間，畫面虛實相應，群山走勢與畫面留白相得益彰，雲霧掩映處則用潑墨、明暗留白等技巧加以詮釋，營造太行氣勢。

此外，何百里和翁祖清皆認為，二人在尊重傳統和時代方面可謂不謀而合，翁祖清說：「我們都沒有忘記中國畫的墨及色之運用。中國山水畫源遠流長，其最重要的是將創作的最終落點歸於自然及中國傳統水墨本身。」何百里也說：「中國山水畫的發展應始終不離傳統

，且創作人不可擺脫東方思維，否則便會失去內涵，真正有深度的作品即是人與大自然的對話，繼而畫出獨有的東方氣韻。」

是次展覽正在中環歷山大廈佳士得藝廊舉行至本月二十七日。

更多詳情可瀏覽網站www.christies.com。



▲何百里和翁祖清作品展「太行印象」展覽現場 大公報記者李亞青攝

翁祖清小檔案：

一九四七年出生於上海書香門第，一九六八年拜在金石書畫家來楚生門下，鑽研篆刻、傳承書畫印三絕。上世紀八十年代，他活躍於滬上藝壇，曾任鄧散木藝社、上海聯合進修學院藝術顧問及海墨書社副社長等職。

二〇一三年出版《翁祖清印譜》一書。因其山水作品中蘊含雄渾的金石之氣，乍看色感濃烈粗獷，細觀筆墨精到老辣。他以剛健有力的中鋒入畫，運筆如刀，作品洋溢磅礴之氣。



▲海上畫派傳人翁祖清（左）與嶺南畫派傳人何百里（右）與大公報記者劉毅攝

何百里小檔案：

一九四五年生於廣州，早歲跟隨胡宇基學習嶺南畫派花鳥技法。一九六六年，何百里舉辦以香港寫生為首的首次個展，上世紀七十年代由寫生轉為水墨大寫意山水，融會多年研習宋元山水傳統技法的基礎，融合潑墨

、破墨、漬墨、潑彩等技法，形成獨特寫意山水風格。出版有《何百里畫集》、《百里境界》、《何百里一扇面及小品精選》、《百里自在》、《印象之美》及《百里香江》。



《戰馬》超越國界 觸動人心



▲年輕士兵被迫走上戰場，實屬可悲 主辦方供圖



▲各式木偶在舞台上栩栩如生 主辦方供圖

▲戰爭故事給予世人警惕 大公報記者徐小惠攝

▼歌者以輕柔歌曲介入劇場，舒緩氣氛 大公報記者徐小惠攝



藝術賞析 佛琳

西方劇壇的劇目能夠巡迴各地，長年演出，當然有其文化背景和商業條件的各類因素。大部分成功的劇目都是音樂劇，曾來港公演的例如《歌聲魅影》、《貓》、《芝加哥》等，都是歌精舞勁極富娛樂性的大型演出。然而，劇場的實質仍是表演形式與內容訊息能夠全面融合，故此觸動人心的故事和超乎想像的表演方式，最終都能令到觀眾產生共鳴。英國國家劇院來港演出的《戰馬》，就是以悲天憫人的故事和獨特的劇場表演手法，打破地域限制而獲得觀眾讚賞。

人馬情誼遭戰火洗禮

《戰》劇的宣傳重點主要落在由三位木偶師合作操控，在舞台上栩栩如生的主角馬匹Joey和Topthorn，但我覺得這是導演希望吸引觀眾的表演技巧，劇本仍是該齣「正劇」（Drama）的靈魂所在。《戰》劇改編自同名兒童文學，具備史實的基本故事背景。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改變現代人類社會的時間分水嶺，大量投入戰事的步兵首當其衝成為無辜的冤魂，自人類才逐



▲人偶合一，展示劇場魅力 主辦方供圖

漸明白到戰爭的禍害（可惜直到現在仍然有不少國家盲目熱衷軍事競賽）。

《戰》劇的故事先由英國小鎮打開序幕，兩名鄉村兄弟為了一時意氣而高價爭奪一匹小馬Joey，編劇以人際關係的衝突來展開故事，明確為全劇奠定人性的基調。往後下來，少年主角Albert與Joey之間產生情誼，亂世中共渡艱難生活。Joey後來被賣到軍隊而成為戰馬，Albert為了尋覓愛駒毅然參軍，故此，人與馬都直接面對戰爭的殘酷。戰場之上，Albert既遭戰火洗禮，亦認識到同袍戰友David。不過面對David的陣亡，亦令Albert在悲痛中確立了須遠離戰爭的決心。

在Albert的主線之外，編劇在故事發展過程中，適切地加入了枝葉副線，承托着主線的脈絡，同時令全劇主旨更加豐厚。下半場的場景主要都在戰場發生。勇悍的

德軍面對英軍頑抗，疲於奔命，當中一名德軍將領冒險改變身份，希望能夠活命離開戰場。故事發展至此，編劇並不着眼戰事的誰是誰非，而是憐憫所有在戰亂中被迫扭曲的人性。

編劇在細節鋪排上亦見心思，Albert在戰事後期被煙幕彈所傷，需以紗布遮蔽眼睛。經歷連場激戰之後，Joey亦輾轉被送回英軍的軍營。其時Joey亦已受傷，徘徊在被人道毀滅的邊緣，Albert卻憑着發出昔日呼喚愛駒的聲音，引領Joey來重聚。該場戲實際是透過編劇的場面設計，將兩條同樣處於生死關頭的生命一起拯救出來。演出至此，觀眾對無情的戰火和寶貴的生命，同樣感受至深。

人偶合成 疑幻疑真

德國戲劇家史雷格爾曾說：「劇場是多種藝術結合起來以產生奇妙效果的地方。」此話套用在舞台劇《戰馬》尤其能夠展現成果。演藝學院歌劇院的舞台本來甚為寬闊，但《戰馬》的導演將演區收窄而集中在舞台中央部分，令戰場場面極具壓迫感，二或三人的對話場面亦具清晰焦點。全劇最明確的藝術形式是人偶同台合作演繹角色。不論是各式馬匹，抑或天空上的飛鳥，以至男主角家裏走來走去的鵝，都是由木偶師在觀眾面前獨自或合作操控

。該種歐洲木偶表演模式，講究木偶師的默契和合作，從而表現木偶細緻如人的動作和心態。不過這種處理木偶的方法，要求觀眾在劇場共同投入舞台的虛假性，對木偶師「視而不見」。為此，導演亦將全劇的布景裝置統一和簡約化。演員以雙手捧着木柵便合力呈現農舍的圍欄；舞台上空以半壁吊景作為錄像背景，將素描式畫面投影而配合劇情。凡此種種，都是導演善用劇場虛假效果，引發觀眾的想像空間。

另一方面，導演亦強調舞台上的真實性。劇情上多次出現震耳欲聾的槍聲，不單令觀眾膽戰心驚，更令人深切體會戰爭的可怖。演員當中，下半場出現的法國農家小女孩Emily，演員本身的右手有截肢殘障，亦加強觀眾對戰爭的觀感。導演將虛假和真實共冶一爐，令全劇的藝術質感融會貫通。

演員方面，穿梭劇情以手風琴伴奏的歌者，既抒發優美旋律的歌曲，亦憑藉歌詞反映時代心聲。歌者的介入恰到好處，並不喧賓奪主。與此同時，所有群衆演員亦恰如其分地展示鄉村及戰場上的情境，與各主要角色具有主次之分，但同時互助合作，全面展現劇情的氣氛和推動節奏。歸根結底，《戰馬》的演員表演與各類木偶互相輝映，方能成就一台好戲。